

薛文清公全書

大集

八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論選序

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爲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于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荅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辨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于六

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于以示慎重耳我

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卽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旣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締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旣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爲歎鄆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爲一編余間閱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于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

之遺意而可行于後世也于是爲之序以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
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
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于世所謂師之名雖
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
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
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
患于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
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

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
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
士莫不去暗卽明去邪卽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
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于天下
後世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
悉皆禁黜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
朱氏之說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
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
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于他岐其流弊
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係爲

世大也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
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
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
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
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某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
十一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
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皇明綏萬方興百度
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遍識天下

賢豪之士獨于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名矣猶未得其爲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曰其威儀余又得其爲人矣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于公署退觀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愿民弱姓安于里閭無呼號頓挫之擾至是于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鄢陵則公之威惠在人心者益深于前矣余旣隨計不可少留公亦

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于他而興吾民之思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爲公贈且志于私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榮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艱服闋豸冠繡衣將歸于朝士大夫相與載酒餞餞于榮水之濱酒三行縣令沈君言于衆曰古人之別或爲文以暢情或爲圖以狀景皆所以篤交道寓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爲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榮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烟雲

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彷彿其于臨別之景悉矣
若夫贈言之重視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旣圖
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
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于時矣是行也
益富攄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宄大振風紀俾事
業闡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
實可以爲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
誦之

贈王給事中序

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于有形

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于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于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訾爲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于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

先生之爲人謹于自脩勤于教人于凡學宮有所脩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于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于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時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旣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顯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徃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嘆曰人臣之歷闔闔登玉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

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顯爲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于道體旣未可涯至于處尊顯之地更有大于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爲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爲所當爲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也公旣沒而其箴盛行于世今內自臺署

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
韋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
承乏風紀恒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爲集
解以釋其義雖于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
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詁以詭其詞求其意反諸
身心而自省則當爲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
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于風紀職業爲可舉矣

鄆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任土作貢見于夏書九州之土九
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

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于
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
能改易也我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畢載圖籍
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
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
集以進于時鄢陵司訓王惟善實脩縣志奉命惟
謹乃摘挾經史詢譟故老據遺事于刳碑斷石之間
訪陳迹于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
求其實迹提綱鑒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
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

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宦蹟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
墀郵傳朔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
釋之有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錄之再閱月
始克成編乃繕寫爲帙上之 朝復將鋟板邑庠傳
之永久遂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脩竹崇山峻
嶺遊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于後况茲
一邑之志有稽于古有考于今其可尼而不傳哉是
書也俾邑之人覩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
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
政教之一助哉是爲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爲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于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則自學錄公事學錄公以文學顯于宋而其後蟬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于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翁于秉忠爲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于譜者條別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于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于繼承

者已余于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昌其宗支殊不知積于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于水捧塊累石爲尋丈之沼所瀦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錄公以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于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忠之後遲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